过年最适合来怀旧。

一年又一年,每年飘雪的时候, 人们不知不觉地便会想起远方的亲 人、曾经的朋友,以及同学和战友。 这不,今年第一场雪的那个晚上,我 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头 让我猜猜他是谁,我立即警觉起来,

会不会遇到了骗子? 本想立刻挂断电话,可对方的号码是本地的,口音也是本地的,似乎也有点熟悉,但一时想不起来。当他喊出当年同学们送给我的绰号时,我立刻意识到是高中同学,再听,他是我们曾经的班长,现在是一所农村中学的校长。

我们有 30 多年没有见面了,对方的声音虽然有点沙哑,但还有少年时的痕迹。他在电话那头说,学校一别各奔东西,平时各忙各的,只有春节才能有时间,他想建立一个同学微信群,一方面为了交流,叙旧;另一方面想在今年春节期间搞一个同学聚会,体味一下 30 年前的年味,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并感叹地补充说,都分别 30 多年了,人生能有几个 30 多年啊! 我未加思索,当即表态参加,并报了我的联系方式和微信号。

挂了电话后,我的心情也有点小激动,一晃高中毕业都30多年了。我们所就读的是一所农村中学,考上大学的就那么几个凤毛麟角的尖子生,大部分同学毕业后都成了落榜生。至今还记得分手的那一幕,那天中午,学校食堂破天荒地为每个毕业班加了许多菜,不但有平时很少见的鱼和肉圆,每桌还放了两瓶葡萄酒和几瓶子啤酒。少年不知酒滋味,那几瓶酒一会就被同学们喝光了。

在

的

言的鼓励与支持。

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所以每次我们家的春联都是父

亲写的。父亲写的春联不仅字体苍劲有力,而且寓意非凡,耐

人寻味。更重要的是,这些春联

了一场车祸,新春佳节是在病

床上度过的,家人们对我无微

不至地照顾。那一年,父亲贴在

门上的春联是"福星高照人平

安,好运常在家团圆",写出了

也平淡, 父亲的春联和传统的

春联并没有太大差异,直到我

高考失利的那年。高考失利后

我一蹶不振,失去了平日的活

力,我和父亲说我不想复读了,

想要出去打工。父亲没有说什

么,只是把一信封交给了我,我

拆开一看竟然是3张存单,那

是父亲的全部积蓄, 我忍不住

哭了,觉得自己太懦弱,同时也

决心不辜负父亲, 于是我决定

复读,决心考入了理想的大学。

那一年,父亲贴在门上的春联是"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年",写出了一个父亲对儿子无

常珍惜,事业在逐步发展着,可是在公司的一次年

终提拔时,我却没有拿到我认为十拿九稳的职位,

这令我十分不解。我去找领导求解,但无果而终,

我决定辞职。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那几天我脾气暴

躁得很。父亲依旧和平日一样看看报纸,侍弄着花

草,直到有一天,父亲把一张录用通知递给了我,

告诉我他在他朋友的公司里替我找了个差事。我

一看,录用通知上写的竟然是部门经理,我感到了

一阵欣喜。父亲平日里最要面子,这次却不顾面子

为我求来了这份工作。那一年,父亲贴在门上的春

联是"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写出了

他今年要怎么写,父亲挠挠头,说他想要个小孙子

了,可我却没结婚,就写个"门书喜字乾坤大,户进新

我孤独脆弱或是沮丧的时候, 父爱总能让我重新

站起来。而那写在春联上的爱,则是父亲在新年里

人岁月甘"吧! 然后我们父子俩都笑了起来。

对我最深的祝福,总能给我温暖和力量。

又快到春节了,父亲又在张罗着写春联了。我问

这么多年,父亲的爱一直伴随在我身边,每当

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关心与骄傲。

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我非

随后的几年里日子过得倒

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与重视。

记得我九岁的时候, 遭遇

中写着父亲对我深深的爱。

建个群来过新年

赵长顺

有的同学自愿到学校门口的小店去买,老师居然没有阻难。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还是同学情深,更不知道谁先"哇"的一声哭了,紧接着,一个班的同学都跟着哭起来了。这时老师发话了:不准再喝酒了,你们毕业又不是生离死别,再过20年,我们再相会。于是,我们都唱起了当年在校园很流行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正沉浸在回忆里的我,被手机的提示音带到了现实生活中。原来班长加了我的微信,并将我拉到了同学群中,群号就是:83 届高中同学群。我一看,群就是当天才建立的,里面已有20多人,微信的名字有的是昵称,有的是实名。微信的头像有的是自己的照片,有的是图案或风景。从他们的实名和头像照片来看,我几乎都能从记忆深处将他们找出来。

这时群里正热闹着呢,聊天有的用的是语音,有的是文字。从语音听来,都带有岁月的沧桑。从文字看来,有的眼睛也老花了,错别字不少,但大家能看懂。有几个同学在与大家语音时,还听到有小孩子在一旁吵闹,不用说,他们都有孙子或孙女了。但不论是用语音,还是文字在群里聊天,只要熟悉的同学,还是当年的性格,活泼的还活泼,沉稳的还沉稳。见我进群了,有几个同学问我记

得他吗?我连忙说,记得记得。但说实话,有几个没用实名的,我真的说不上是谁。有一个同学对我说:我记得你,脸圆圆的、白白的、胖胖的,我们都叫你小白。我自己都差点忘记了我的这个绰号了。记得那时广播电台里播放一个长篇小说,叫《夜幕下的哈尔滨》,里面一个主人翁叫小白,因我脸比较白,所以大家都叫我小白。同学之间的相互记忆真是永远消失不了。

自从进入这个高中同学群后,我每天一有空就进去转一转,想去找回当年点点滴滴的记忆,看看同学们都在说些什么。有时在潜水,有时发言聊几句。这 20 天来,群里一直处于热闹之中。我仔细看看群里的成员,已由当初的 20 多人,发展到了 40 多人。更让人惊喜的是,当时班里一共就七八个女生,已有四五个进群了。有几个热心同学,为了找到一个同学,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到同学的老家去打听。有意思的是,他们在找一个女同学时,也被这位女同学 80 岁的老母亲误以为是骗子,差一点把他们大骂一通。

从大家的聊天情况来看,我们当时的高中同学,有的在外打工,有的当起了小老板,有的靠自己的手艺吃饭,也有的当了记者、干部,也有的做了老师和医生,还有的举家在外地。值得庆幸的是,经过30多年的风风



雨雨,大家的地位和工作环境虽然不同,但一点也没有影响在群里推心置腹地聊天、说笑,男同学们照样插科打诨,但自从有女同学进群后,大家的说笑好像规矩了一点。

原班长、现群主终于发话了,他说:我们同学多数都 30 多年没见面了,根据大多数同学的建议,定于今年正月初四中午,在原学校所在的镇上,同学们聚一聚。同学当中也没有多少大老板,我们也不要人赞助,大家 AA 制,愿意的每个人发个红包给我们当年的生活班委。班长就是班长,很有感召力,大家就像当年交作业一样,不到一天就有 30 多人响应。

随着春节的临近,大家都在期盼相聚的那一天。群里天天有同学相互问候,相互问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回家,大家有说、有笑。像这样,建个微信群来过大年,我觉得挺好的。

一张红纸

一把刀剪

心灵手巧百图现

窗花幅幅寄心愿

一剪松鹤延年

二剪福寿平安

三剪精忠报国好儿男

四剪巾帼英雄游蓝天

五剪绿水青山变金山

六剪美丽中国价值观

九剪中华大地百花艳

十剪民族团结宏图展

剪出个踏石留印不忘本

剪出个牢记使命万万年

七剪高铁人云间

八剪神蛟探龙潭

双手剪出小康梦

赤心献出复兴胆

哩哩

剪窗花

程丽英

趣谈拜年

张万洪

盼望着盼望着,春节临近了。

记得小时候,初一早晨洗漱完毕,穿戴停当,我们这些奶奶的孙子孙女便首先来到奶奶的小院,齐声声脆生生地喊着"给奶奶拜年,祝您过 120 岁!"她老人家沧桑的脸便笑成了花,张着没牙嘴连声说着"恭喜你们学习进步,考上大学。"拜完家中的奶奶、父母,我们就开始出门拜年了。

出门前,父母都会对我们千叮咛万嘱咐,先去哪家拜年,再去哪家拜年,要到哪些人家去拜年,交代得一清二楚,生怕漏拜一个,引出不必要的误会。每当我们显得不耐烦的时候,父亲总会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教导我们:"拜年不是小事,千万不能闹出误合!"

后来,年龄稍长,我渐渐理解了父母的良苦用心。原来,祖祖辈辈早已达成了默契,往日邻居无论有什么过节、误会,正月初一这天都要亲自或打发自己的孩子去拜年以化解恩怨。

平日里乡亲们朝夕相处,总难免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磕磕绊绊。可不管怎样,都是一个庄子的乡亲们,很多还是同祖同宗同根同源,都认为冤家宜解不宜结,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邻为伴、和睦相处,谁也不愿意结下"死疙瘩"。

因此,好多闹过不愉快的人,都早早地盼着借过年的机会到对方门上拜年,以缓和关系,化解矛盾。其实两家心照不宣,一旦一方上门拜年,另一方必然借坡下驴,笑脸相迎,拱手相让,同样说些吉利话,双方之间的怨气便随之烟消云散,日后一来二往,和好如初。相反,倘若以前有些磕磕绊绊,到了初一该上门拜年的时候却不来拜年,这事就大了,彼此之间的怨会越积越大,怒气越来越重。

我们都是先到几个叔叔家去拜年,和那帮兄弟姊妹嫂子们会合,按男丁女眷分成两拨,我们这帮兄弟一拨,姑娘和媳妇们一拨,从村庄的这头往另一头走

当然,我们拜年还是内外有别,先给同祖同宗的长辈拜年,然后到异姓人家,借拜年嘘寒问暖、了解情况、增进感情。

看得出,乡亲们对于拜年是多么的重视,家家户户都敞着大门,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们进入院子就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和长辈对 应的尊称,"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屋里的人闻 声赶紧迎到堂屋门口。

进到屋里,喝着茶水,吃把瓜子或者抽根烟,坐上一会儿。端茶倒水拿瓜子的工夫,长辈就会问上这么几句客套话:"你爸你妈今年在哪里过年的?""他们身体还好吧?吃得不少吧?都挺好的吧?"等等。

孩子们普遍穿戴一新,大人们打扮得板板正正, 襁褓里的孩子带着漂亮的老虎帽、穿着老虎鞋。上了 年纪的老人个个精神矍铄端坐在堂屋的圈椅上,胡 子刮得干干净净,背后倚靠着一摞厚厚的被子,混浊 的眼珠里放出久违的光彩,街上遇到拜年的其他乡 亲也都热情洋溢、高声亮嗓地打着招呼,说着拜年的 话。

往日的忧愁与苦闷一扫而空,一切的一切都透着喜悦和生机;昔日的恩怨与纠结也已随风而去,人 们的脸上都带着友善的笑容。



陈宇辉 作

石磨打豆腐

沈长洪

"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 打豆腐……"一到腊月,这首过年的歌谣就 会浮现在很多人的心头。

豆腐是农家过年时的家常菜,虽说二十五打豆腐,但一般会根据天气调整,因为豆腐难以保存,如果打早了味道就不再鲜美了

打豆腐前一天要先泡豆子。新鲜的干黄豆淘洗干净,然后在陶缸或木制的大圆桶里浸泡一天一夜。第二天捞起,沥干水就可以放在磨盘上磨豆子了。

记忆里,我家的石磨架在院子里一个土坯搭成的台子上,由两扇圆形石磨组成,两扇磨之间有一个铁轴连接,接触面上都排列着整齐的磨齿,使用的时候,推动磨盘上特有的支架,磨盘就转动起来。

推磨一般是爷爷的任务,奶奶则掌握送料的配比和多少。随着磨盘嗡嗡嗡地转起,白色的豆汁从磨盘边延流出,最后汇集到磨床下的大圆木桶里。磨好的豆汁,被分成几份等候发落。灶台上这时已经烧好了热水,

把其中的一份显广倒入另一只人圆木桶里, 用热水充分地搅拌稀释,再放入菜油以便于 下浆。稀释后的豆汁,再倒人四角撑开悬空 挂着的方形白纱布中过滤,过滤剩下的豆 渣,用青菜和菜油炒了,也不失为一种美味。

过滤后的生豆浆,必须还要经过煎煮。煮豆浆非常讲究火候,开始可用大火,一旦锅面起了一层豆皮,就改用小火慢煮。煮好的豆浆再倒入一个底尖肚圆的大陶缸内冷却,再倒入熟石膏和水制成的卤水,此之谓"点卤"。

点卤也是一门技术活,豆腐的"老"和"嫩",全在此一举。决定点卤的老嫩,在于豆腐的用途:现吃的往往会少放卤水,吃起来口感较"嫩";需加工其他豆制品的,如"生

把其中的一份豆汁倒入另一只大圆木桶里, 条""豆腐乳"等,往往会多放卤水,以便于加田热水系分地端拌稀释。再放人菜油以便干

点过卤水的豆浆,在陶缸中慢慢冷却,变成了豆腐花和淡黄色的混合体。这时候盛一碗和着豆液散发着清香的豆花,再加几勺白糖,美美地喝下,一身疲倦顿时会烟消云散。

豆花成形后,再倒入方形的木格中,用白纱布包起,压实成型,豆腐才真正做成了。做好的豆腐除了留几块现吃或送人的,一部分会放入木制的水桶里保存,正月里能吃很长时间。吃的时候炸一炸放上猪肉白菜粉条,香味会溢满整个院子,让人馋涎欲滴。

母亲还常常把多余的豆腐制成豆腐乳, 做法也非常简单:浅底大盆内铺满干净的稻 草,豆腐改成四方小块,然后铺满在稻草上,放入阴凉通风处发酵,待其长满长长的白毫,再拌入粗盐和红辣椒粉,装坛,可以吃一整年。

如今有了电磨,石磨渐渐消失在人们的 视线。偶尔回老家,在一些旧宅院里还能看到,只剩下圆形的磨盘,有的被人们放在院 里当做了桌面,更多是被遗弃在院里的角落。因为风吹日晒,曾经坚硬无比的石块也出现了风化,如同一个耄耋老人,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

但每到年关,爷爷奶奶用石磨打豆腐的场景,总是清晰的浮现在心头,永远生动加到。

寻找记忆中的年味



腊月"掸尘扫房子"的风俗由来已久。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岁末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掸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霉运"、"晦气"甚至"贫困"、"困顿"统统扫地出门。在我们农村有个风俗,每年腊月底,家家户户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掸尘:掸拂尘垢蛛网、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场地庭院、疏通明渠暗沟、刷灶刮锅扒灰、清洗各种器具……

掸尘那天,我们家是全家出动人人动手,家里比较轻的东西,都被我们七手八脚地抬到门前场地上,家里比较重的家具,就搬移到院子中间,台凳、碗橱、锅碗瓢盆七零八落地摆了一场。不便移动的家具也只有床和条台、桌子了,在这些物品上面盖

掸

4

戚思权

上破席子、旧床单、硬纸板防止灰尘落在上面就行了。

父亲戴上草帽穿着旧衣服举着竹竿,竹竿上端系着一把大型鸡毛掸子,仰着头眯着眼,由房间、灶间到堂屋,所有的墙壁、房檐一通猛刷。一时间尘土飞扬,父亲的草帽顶上挂着许多丝丝缕缕的尘埃,像从灰堆里爬出来似的。

母亲则系着围裙,头上蒙着 方巾,手上戴着手套,一刻不停 地在场地上翻箱倒柜,没有用的 东西当垃圾扔掉,有用的东西放 在一边,洗洗刷刷,在阳光下面 晒一晒,然后等房屋打扫干净后 再搬进去。

那时我们姐弟俩一刻也不 闲着,可是"六指头帮忙——越 帮越忙"。在清理那些抽屉时,偶 尔会发现一些心爱的小玩意儿, 拿着爱不释手,运气好时,还会 滚出一两个铜板和几枚铅角子。那时,我们兄弟几个都眼睛雪亮地跳过去,先下手为强,然后,心满意足地到小商店买零食去了。

掸尘结束后,全家人再把所有洗晒好的家具归位。虽说那时房屋有些破旧,家具也比较简单,但掸尘后也仍然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因为我们已经听到了春节的脚步,闻到了新年的气息。

现如今,人们住进了高楼大厦,家里每天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传统的掸尘也只是一种形式了,而且有些家庭因为请了钟点工或者保姆,直接把家庭成员亲手除尘的形式也都给省略了。

大原宝的形式也都给有略了。 然而,我们是否想过也定期 给自己的心灵"掸尘"呢? 掸一 掸,拂一拂,掸去怒、哀、怨,留下 喜、乐、恩;掸去郁闷、忧愁、阴 霾,留下阳光、欢乐、大爱;掸去 假、恶、丑,留下真、善、美……让 心灵的房间亮堂起来!让新岁的 自己清澈明朗起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淮安苏北灌溉总渠以南 的乡村,在农历腊月二十 七八的日子里,家家户户 有淌水糕的习俗。水糕这 种食物的起源和历史已 无从考证,它又为何成为

里下河地区的一种独特的食物呢? 我想不外乎两点:一是富庶的里下河地区,是优质稻米的产地,可就地取材。二是过新年时淌水糕,也寓意着年年登高的意思吧。不过,那时的水糕是为过年而做的食物,一年仅此一次,不外卖,只供自家人享用或作为一种礼品送给亲戚朋友。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水糕是一种遥不可及的食物,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它。 所以,每年一进腊月门,就翘首以待,企盼 能吃到一块又白、又甜、又香的水糕。

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的日子一过,奶奶就着手准备做水糕了。她选用家里最好的粳稻米,大约五六十斤的样子,用清冽甘甜的井水淘洗干净,放在大竹匾里晾晒干。然后,用手推石磨磨成细米粉。印象中,总是奶奶掌磨,爷爷和父亲俩人推磨。和面时,用一只敞口浅底的大瓦缸,放入米粉、事先发酵好的"窖头"和绵白糖,倒入半开的热水反复多次地用手搅拌,和成浓稠稀糊状为止。面和好后,面缸上覆盖上一层纱布,用一床小棉被捂好,让它保温发酵一天一夜。奶奶说:"夜里能

水

骆洪宾

听到面在发酵的声音。"

离大年三十晚上还有三天,奶奶决定 今天淌水糕。一大早,奶奶把家里人都叫 到一起说:"今天家里淌水糕,大家一起 忙。"她叫母亲烧锅,父亲上笼屉,爷爷切 糕,她自已负责主要的工序——淌水糕。 大锅灶烧水快,约小半个时辰,一大铁锅 的水就滚开了。这时,奶奶卷起袖子,系好 围裙,在直径约两尺的竹蒸笼上铺上一层 雪白干净的湿纱布,用大铜勺将早已发酵 好的米糊均匀地摊淌在蒸笼上。父亲用双 手搬起蒸笼,放到大铁锅上,盖上笼盖 子上锅蒸。不久,锅屋里就热气腾腾, 米糕清香酸甜的味道四处弥漫。约半 小时,水糕就蒸熟了。父亲把蒸笼搬下 来,反倒在大桌子上,第一锅水糕就蒸 好了。接着,蒸第二锅。

出锅时的水糕,雪白晶莹,呈磨盘状,约一寸厚。稍凉后,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切割成形。这时,爷爷就大显身手了,他用一块长约一米、宽约五公分的木板按在蒸好的水糕上,用快刀切成木板宽度的一个个长条,再斜切成大小一致的、约十公分长的菱形

状。这时,水糕才能算真正地做好了。

水糕做好后,年就近了。 奶奶会把一些水糕送给城里 的亲戚,大部分留下作为自 家人过年时的食物。那时侯, 农村还比较贫困,过年时也

农村还比较贫困,过年时也 会有要饭的人上门,奶奶就会拿上几块水 糕给他。

年后不久,奶奶会把过年吃剩下来的水糕放在竹匾里晒成水糕干。三四月份,如家里来了客人,在青菜汤锅里打一个鸡蛋瘪子,放上两块水糕干稍微煮一下,盛上一大碗端上桌子用来待客,也别有一番好口味。

水糕,是乡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让我终生难忘!

